

卷121
673
部大:87



文獻通考卷第三百四十



鄱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四裔考十七

北

杜氏通典曰北狄

白虎通云狄者易也言辟易無以別說文云狄本犬種故從犬

以

畜牧為業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利則進不

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
 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
 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者皆取
 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畜之所多則馬牛
 羊其奇畜則橐駝驢羸馱騊駼騊駼騊駼騊駼
橐駝言其負橐囊而馱物
 也羸驢種而馬生之也馱騊駼馬也生七日而即超
 其母騊駼野馬類也生北海騊駼騊駼騊駼類也騊徒何
 反馱音決騊音提騊音陶騊音陶騊音陶騊音陶騊音陶
圖騊音顛又云騊騊野馬也
 唐虞則山戎夏則獯鬻周則獫狁懿王時德衰侵暴乃及涇陽地
今安定平涼郡
 地並涇人被其苦至曾孫宣王乃命將討伐至太原
 稱爲中興四夷賓服其後山戎越燕伐齊後又伐燕

齊桓公救燕敗走之襄王之時戎狄至維邑東至衛

境侵盜尤甚晉文公乃興師攘却居於西河圖洛之

間今洛之上郡銀川之地圖音銀號曰赤翟白翟而晉北有林胡樓

煩之戎今郡則樓煩故地燕北有東胡山戎烏桓之先也各

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不相

統一及晉悼公納魏絳之謀和諸戎戎服而晉強晉

侯賞魏子金石之樂至安王之時趙襄子踰句注而

破之句注山一名西陁山在今鴈門郡洎于戰國趙武靈王變俗胡

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

高闕爲塞按漢武帝元朔二年遣衛青渡河西至高闕破匈奴河自今靈武郡之西南便北流

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時帝都在秦所謂西河疑

是此處其高關當在河之西今九原郡之西北也

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襲破東胡却千

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造陽在今媯川郡

所治今置上谷今上谷范陽文安漁陽今漁陽右北

平今北遼西遼東今安東郡以距胡匈奴之先夏氏

之後殷代奔北夷至七國時國漸強盛以為隣敵及

秦始皇平天下北却匈奴築長城渡河以陰山為塞

陰山今安東府北山海經已有匈奴周書又及秦亂

云正北匈奴以橐駝白玉為獻當時猶微也劉項相持之際未遑邊備單于頭曼稍稍渡河南復

其故地今洛交安至冒頓匈奴益強盛盡服從北夷

南與諸夏為敵國圍漢高帝於白登今雲中帝因婁

敬說後妻以宗女公主吕后文帝復通和親其後復

大入蕭關今平涼郡燒回中宮今扶風於是置細柳

棘門霸上三軍以備焉納鼂錯說召人實塞下終景

帝時不為大患武帝因王恢議誘單于入塞不克自

爾侵盜尤甚衛青霍去病累歲窮討盡徙漠北矣漢

境又至于陰山開河西置酒泉等郡今以隔絕羌胡

遂通西域宣帝時其國亂賢王以下爭立為五單于

呼韓邪南移近塞朝漢為藩臣郅支奔康居為甘延

壽誅滅成帝時單于又來朝賜以後宮王嬙單于喜

甚上書願保塞上谷今媯川郡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塞

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習邊事陳十不可及

王莽輔政易單于璽曰章改號恭奴單于復大寇盜

莽又改號降奴服于發兵屯戍議滿三十萬十道窮

追分裂為十五單于嚴尤諫陳五難至後漢建武二

十年其國饑疫死耗分為南北單于其南單于款塞

願永為藩蔽扞禦北狄入居雲中今榆林郡單于府地後又移

居美稷今西河郡臧宮等上書請滅北匈奴光武務欲息

人不許和帝時北單于為竇憲破滅安帝時南單于

屢被鮮卑侵掠靈獻之際轉又挫傷魏武帝遂分為

五部置於西河離石諸郡今太原西河昌化郡之間劉元海則左

賢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微矣初烏桓漢武帝時霍去

病擊匈奴左地因徙於上谷漁陽之間為漢偵察匈

奴動靜始置護烏桓校尉監統之至後漢漸強盛光

武納班彪策又置校尉獻帝以後寇掠轉盛竟為曹

公所滅自桓靈之際鮮卑又盛盡有漢北匈奴故地

至光和中其帥爭立國亂而檀石槐之種魏文帝時

為小種鮮卑軻比能破之比能明帝以後國亂離散

諸部大人慕容拓跋宇文更盛並稱大號跨有中州

焉蠕蠕自拓跋初徙雲中即有種落後魏太武神麌

中強盛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社崙始號可汗猶言
皇帝以後常與後魏爲敵國明帝熙平以後其國主
爭立大亂東西魏之時突厥旣強蠕蠕主奔西魏悉
被誅滅自蠕蠕衰弱突厥漸盛至西魏大統中大破
蠕蠕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土門號可汗猶古之單
于也北齊後周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至大邏便沙
鉢畧分爲二國大邏便之後爲西突厥焉隋文帝開
皇中本國荒亂其主染干朝隋并徙種落於朔州及
夏勝二州之間朔今馬邑郡夏今朔方郡勝今榆林郡煬帝親幸其部
其後始畢可汗圍帝於鴈門因隋亂華人奔湊又更

強盛控弦百萬勢陵中夏唐武德中寇原州

今平涼郡貞

觀初頡利又至渭橋四年李靖滅其國靈州

今靈武郡總

管張寶相擒頡利獻焉太宗納溫彥博之議置其餘

種於河南朔方之地其後滋繁分爲六州至阿史那

元珍叛還故地開元初本落亂又請降復處河南俄

又叛去其西突厥自隋開皇中國亂各自爲一國大

業末西突厥被北突厥所滅北突厥武太后嗣聖初

其主默啜寇定州趙州大殺掠而去自三代以還北

狄盛衰可畧而紀其小國者時有侵擾不爲大患者

則不暇錄焉唯契丹武太后萬歲通天初其帥李盡

忠孫萬榮陷營州

今柳城郡

自稱可汗司農卿麻仁節等

二十八將敗於西峽石黃麀谷仁節死焉賊又陷冀

州

今信都郡

刺史陸寶積死之夏官尚書平章事王孝傑

率兵十八萬又敗沒於東峽石又令御史大夫婁師

德率兵二十萬拒之萬榮為家奴所殺其黨遂潰

匈奴

匈奴先祖夏后氏之裔曰淳維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

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為邊隣趙孝成王使李牧備匈

奴善撫士卒以便宜置吏租皆入府幕為士卒費日殺

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約曰匈奴有來入盜者

但急自備敢捕虜者斬而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

不敢戰如是者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牧為怯雖趙

兵亦以為吾將軍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

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穀者十萬

工穀

豆反張弓弩也

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眾滿野匈奴小入佯北

不勝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率眾來入寇李牧張左

右翼擊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

胡也襜處廉反襜魯甘反

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後秦滅六國而始皇使蒙恬將數十萬人之眾北擊胡

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為塞築四十四縣城

臨河徙謫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秦之臨洮在和

政郡和政縣即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

至秦亂所謫徙戍邊者皆去於是復稍渡河與中國界

於故塞今安化延安平涼郡之地後為其太子冒頓以鳴鏑射殺之

而自立為單于時秦二世元年遂東襲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

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樓煩已具前白羊未

詳所在疑今朔方新秦等郡之地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

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朝那今安定郡臨涇縣膚施今

延安郡是時漢方與項羽距中國罷於兵革故冒頓得

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

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

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

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孛鞮氏按後漢史南單于比姓虛連鞮

雖相記有異而其音相類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

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

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

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

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

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

乾隆十二年校刊

氏蘭氏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此

三姓者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直當也在

今媯川郡之東接濊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今上郡洛

交延安咸寧郡之西接氏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今雲中單于各安邊郡之北

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為大國

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行

長什長禪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且子余反今沮渠姓蓋本因此

官也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

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匈奴秋社八月中會祭處

也蹕者繞也言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象騎馳繞三周乃止此其

遺法計者人畜之數蹕音帶其刑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

有小罪者軋軋者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蹠者也大者死獄久者不滿

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

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左者以左為尊日上戊巳其送死有

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晉張華曰匈奴名塚曰豆落喪服近幸臣

妾從死多至數十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

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與

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善為誘兵以

包敵包裏取之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

戰而扶輦死者盡得其家財是時漢初定韓王信於代

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

今太原府

高帝將兵往擊之

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

帝先至平城

今雲中郡

步兵未盡到冒頓果出精兵三十餘

萬圍高帝於白登七日

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

高帝乃使使間厚

遺閼氏冒頓遂引兵去漢亦罷歸是時冒頓兵強數苦

北邊帝患之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

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信義

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矣陛下誠能以長公主

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

生子必爲太子代立爲單于也何者貪漢重幣也陛下

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使辯士諷諭以禮節冒

頓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

抗禮哉可無戰以漸臣也高帝曰善使敬往結和親之

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去長安近者

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新破少人地肥饒

可益實之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今

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強族一日

有變陛下未得安枕而卧也臣願徙齊諸田楚昭屈景

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於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

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帝曰善乃從
敬議徙十餘萬口是後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今安邊及馬邑

郡之北境是高帝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

氏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乃為書使使遺高后詞甚悖

慢后大怒召丞相陳平及樊噲季布等議之噲曰臣願

得千萬眾橫行匈奴中間布布曰噲可斬也前時匈奴

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

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殼弩今

歌吟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

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

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報書卑辭答

之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

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修和親其三年

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往來入塞捕殺吏卒

詔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上郡之縣也擊右賢王右賢王

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遺漢書言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

賢王不請不告單于也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

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

不來漢使不至師古曰謂匈奴再得漢讓書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留使不得還而漢又更不

發使至匈奴也漢以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少吏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四 四裔十七

猶言小吏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
 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
 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
 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
 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處世世
 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虜淺奉書請獻橐駝
 一騎馬二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
 遠舍舍居止也使者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漢界上塞
 下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
 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

便漢許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漢乃復遣
 宗人女為翁主妻老上單于為闕氏使宦人中行說傳
 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中行
 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
 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
 以衣食異物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
 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
 衣袴皆裂敝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
 以視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
 計識其人眾牧畜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必

窮之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今彭原郡燒回中宮候騎至雍今扶風郡縣甘泉漢甘泉宮在今雲陽縣於是文帝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掠人民畜產甚眾雲中遼東最甚帝又遣單于書復約和親事時賈誼論邊事曰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蠻夷者天下之足今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

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車舟之所達人跡所至莫不率服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臣切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三十萬口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陛下何不立一官置吏以主匈奴雖以千石居之可也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將必以匈奴之眾為漢臣人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使邊備月氏灌窳變皆屬之音窳庚其置郡然後罷戍休邊人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

悅服矣不然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帝不能用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漢復

與匈奴和親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雲中今單

于府榆林郡之地所殺掠甚衆於是漢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

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

甘泉長安數月是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太

子家令鼂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

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大利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

兵之卒沒身不復自高后以來匈奴三入隴西攻城屠

邑毆掠畜產民氣破傷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

稷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砥礪其節起破傷之

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

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

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

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

異上下山坂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

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

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

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

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刀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

乾隆十二年校刊

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

騎射官騶發

善者也矢道

同的言其妙射則匈奴之革筥

以木板為體

木薦

以木板為盾

弗能支

也下馬地鬪劍戟交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

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

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

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

以強為弱在俯仰之間耳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

義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

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

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

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當表裏各用其長技

衡加之以眾

衡橫

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

寵答焉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

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

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

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

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

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

或當上郡北地隴西

北地今彭原安化靈武五原等郡之地

以候備塞之

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

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
 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
 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
 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
 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
 石布渠荅藺石雷石也可投人渠荅鐵藜也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
 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無下千家調謂算
總計城邑之中令為中周虎落虎落外先為室屋具田
有度千家以上器乃募罪人及免徙復作令居之募有罪人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
今皆除其罪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
令居之也

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
 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
謂其等級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
同列卿

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
 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為寇

驅掠漢人及畜產而他人能止縣官為贖胡得漢人官為備價贖之
 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言非
以此事欲立德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
義於主上也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

塞上文帝崩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於匈奴吳楚反

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
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
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卽位明和親約束厚遇
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
使馬邑人聶翁壹姓聶名壹翁老人之稱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
謂私出塞交易陽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
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
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伏
而待單于也單于旣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
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

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單于得尉史欲刺之尉
士史尉史各二人巡行徼塞也史知漢謀乃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

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
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
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
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塞之當行道處者

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
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
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得首虜七百人
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李廣俱爲胡所敗其冬匈奴數

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於是漢使將軍衛青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十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斗絕

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首是歲元朔二年其年冬軍臣其中造陽地也辟讀曰僻

單于死其弟左谷蠡伊穉斜自立爲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爲陟安侯數月死其年匈奴數萬衆入代郡鴈門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殺掠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河南地築朔方

數寇盜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掠吏民甚衆其明年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出塞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逃亡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入代郡殺掠明年春漢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塞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翁侯單于旣得翁侯以爲自次王

自次者尊重

次於單于

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

絕幕

直度曰絕

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

徼要也誘令疲要其困極然後取之

也母近塞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

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孟康

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

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

三萬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

門殺掠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

匈奴左賢王圍李廣廣盡亡其軍其秋單于怒昆邪王

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

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

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

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

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新秦解在食貨志而減北地以西戍卒

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掠千餘人

其年春漢謀以為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

不能至乃粟馬以粟秣馬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

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皆非公家發與之限糧重不與焉負戴糧食者令大將

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

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

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
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與猶如也遂獨與壯

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
虜凡萬九千級且行且捕斬之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趙信所作

因以名城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于單于

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
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驃騎

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

餘人左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

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

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

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大將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

而漢士物故亦萬數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

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

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

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敞使於匈

奴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

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

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

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

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
 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太
 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井苴
 余從驃騎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
 水名也去反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
 令居千里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曰
 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
 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
 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單于大怒留吉遷辱之北
 海上然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

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闕匈奴匈奴法漢使不
 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
 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遣太子入質求
 和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
 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
 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
 廣田至眩雷為塞眩雷地在烏孫北眩音縣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
 是歲翁侯信死漢用兵者以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
 為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也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
 節乃坐穹廬外見信信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

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

品謂等差也

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令

吾太子爲質無幾矣

言遣太子爲質則匈奴國中其餘者無幾皆當其盡也

匈奴

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爲欲說折其辭辯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止楊信旣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復詔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結爲兄弟王烏歸報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於是數使奇兵犯漢邊漢乃使郭昌及浞野侯趙破奴屯

朔方以東備胡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燉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單于怒而悉留漢使是歲漢令因杆將軍築受降城時單于年少好殺國中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私告漢以兵來卽發漢乃築受降城使浞野侯將二萬騎出朔方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殺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侯併軍沒於匈奴兒單于立三歲死子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

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列亭至盧朐山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

旁

伉衛青子

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

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

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

人會任文擊救

任文漢將擊救者擊匈奴而自救漢人

盡復失其所得而

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

冬病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

立為單于漢既誅大宛威振外國天子意欲遂因胡乃

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

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時太初四年也且鞮

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

於漢單于乃自謂我兒子何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

人行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

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

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漢兵物故什六七漢

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

于合戰為匈奴所圍陵降匈奴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

李廣利及路博德韓說等將兵出鴈門朔方五原匈奴

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眾待水南

與貳師接戰貳師引去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爲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酒泉殺略吏民於是漢遣貳師將軍及商邱成莽通等將兵十四萬出五原西河酒泉單于聞漢兵大出急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郅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單于自將精兵度姑且水又使李陵等將兵追漢軍合戰虜不利引去貳師將出塞匈奴使五千騎要擊漢軍合戰虜兵壞散漢軍乘勝逐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會貳師妻子坐蠱收聞之憂懼欲深入要功遂北渡郅居水單

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要遮貳師貳師軍敗降匈奴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殞罷極苦之孕重懷任者也墮落也殞敗也音讀罷讀作疲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自單

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爲左大都尉賢國人嚮之母闕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闕氏謀匿單于死詐擣單于令擣與同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爲

壺衍鞬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壺衍鞬單于既立風漢使者言欲和親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率其衆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卽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寃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各居其本處不復會龍城祭後二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秦時人有亡入匈奴者子孫尚號秦人漢兵至無奈我何卽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衛律

於是止乃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欲以通善意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並入邊爲寇漢兵追之斬首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爲道擊之卽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於余吾水上作橋以備奔走時匈奴兵數困國益貧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明年匈奴使犁汗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

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無幾言不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皆張掖縣也張掖

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騎入五原殺略數千人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其後以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言會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願發國半精兵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遣田廣明范明友韓增趙充國田順等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里烏孫西域昆彌從

西方入與五將軍凡二十餘萬眾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馭畜產遠遁是以五將軍少所得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匈奴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騎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眾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畜凍死回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計馬數萬匹牛羊甚眾又重以饑死人民死者什

三畜產什伍匈奴大虛弱諸國羈縻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當者報其直滋欲向和親而邊境省事矣壺衍鞬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爲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時匈奴不能爲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姓外城塞外諸城是歲匈奴饑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爲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匈奴遣六千騎擊漢

之田車師者不能下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是歲神

爵一年也乃立右賢王屠耆堂爲握衍胸鞬單于旣立

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服其姑夕王與烏禪幕及左地

貴人共立稽侯獬虛閭權渠單于之子爲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

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與戰兵

敗恚而自殺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謀殺右

賢王右賢王乃與都隆奇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

單于發兵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兵敗走時西方呼揭

王來與唯犁當戶共讒右賢王屠耆單于殺右賢王後

知其寃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乃畔去自立爲

呼揭單于右奧韃王聞之卽自立爲車犁單于烏籍都尉亦自立爲烏籍單于凡五單于旣而車犁烏籍爲屠者所擊敗烏籍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尊輔車犁單于屠者擊車犁車犁敗走其明年呼韓邪擊屠者屠者兵敗自殺屠者少子右谷蠡亡歸漢車犁東降呼韓邪

文獻通考卷第三百四十

文獻通考卷第三百四十一

鄯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十八

匈奴

呼韓邪左大將烏厲屈等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漢俱封爲侯時李陵子立烏籍都尉爲單于呼韓邪捕斬之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者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爲閏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

二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
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
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
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
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服役於人爲
下以馬上戰鬪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
也今兄弟爭鬪不在兄則在弟雖死子孫猶有威名漢
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
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
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

爲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
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
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
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
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
款五原塞款叩也願朝三年正月會正旦之朝賀也漢遣車騎都
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所過之郡每爲發兵
陳列於道以爲寵衛也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

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

璽盭綬

盭古戾字戾草名也以戾染綬以諸侯王之制也

玉具劍

標首鐔衛盡用玉爲之也

鐔劍口旁橫出

佩刀弓一張矢四發

發十 蔡戟十 有衣

之戟也

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

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

一稱爲一襲猶今人言一副衣服也

錦綉綺縠雜

帛八千疋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

長平涇水上坂也

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

不令拜也

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

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

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

徐

爲所築者也

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

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

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

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郅支單于

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貢獻

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

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疋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

不復發騎爲送始郅支單于以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

復自還卽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因北擊烏揭西破堅

昆北降丁零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勝之堅昆東去單

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卽

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

轉穀二萬斛給之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
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潛殺吉其
後呼韓邪歸北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
漢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會康居
數爲烏孫所困欲倚匈奴合兵取烏孫乃遣兵迎郅支
乃結兵西詣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陳湯發兵卽康
居誅斬郅支郅支既誅呼韓邪且喜且懼上書言願謁
見天子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偕來擊臣故未得
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復入朝禮賜倍於
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

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

西至燉煌

保守也自請保守之令無寇盜

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

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

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

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

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

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

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

隧謂深開小道

而行避敵

鈔寇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

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

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邊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

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

乘塞登而守之也

往者從軍多沒不

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絕滅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

戊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稱德漢於漢自稱恩德也

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

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

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

死子雕陶莫臯立為復株橐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

見漢諡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

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

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多於

竟寧時復株橐單于立十年鴻嘉元年死弟且糜胥立

為搜諧若鞮單于遣子左祝都韓王昞留斯侯入侍搜

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為朝二年發行未入塞病死

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遣子右於涂伋揮王烏

夷當入侍車牙單于立四年綏和元年死弟囊智牙斯

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

哀帝建平四年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

從上游來厭人游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亦總謂地名耳不必係於河水自黃

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

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黃門郎揚雄上

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

己亂而後治戰鬪而後捷則不足貴二者皆微微謂精妙然而大事之本不可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四 四裔十八

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請引秦以明之以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石言堅固如石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得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於是大臣權書遺之以權道爲書順辭以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艾至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

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暨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擊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追奔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廬山匈奴中山名至太始之初匈奴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二十萬騎征之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

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携國歸化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專制謂以爲臣妾也

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隸謂附屬惡謂威也

其強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

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西南夷種也在蜀徼外籍湯姐之場

羌屬也籍蹈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

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

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

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

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拒以來厭

之辭踈以無日之情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負前言

捐往辭言單于因捐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

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之大憂乎夫

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

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

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

勞心於內辯者穀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
 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
 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身無
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
 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家不安也書奏
 天子悟而許之加賜錦綉繒布各各有差他如河平時
 平帝時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去胡來王唐兜為其去胡而來降漢
故以為王號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亡降匈奴單于受之
 遣使上書言狀詔遣使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
 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

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者輒以狀聞有降
 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
 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
 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絕蒙中國大恩
 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
 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
 都奴界上逆受惡都奴西域之谷名逆受迎而受之單于遣使送到國因
 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不免其罪會西域諸國王斬以
 示之乃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
 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

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
 班四條與函封與璽書同一函而封之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
 帝所為約束封函還時王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
 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
 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
 知牙斯今請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
 賞賜焉王莽篡位遣五威將王駿等多賫金帛重遺單
 于諭曉以受命代漢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
 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單于以去璽加新與臣下
 無異願得故印駿椎碎之單于無可奈何又多得遺賂

乃遣使奉馬牛入謝單于始求稅烏桓莽不許漢既頒四條匈奴以故事責烏桓稅烏桓曰奉天子詔
條不當予匈奴怒發兵攻烏桓虜其人因寇掠其人民
 重以印文改易釁由是生故怨恨明年西域車師後王
 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桓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
 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單于受之桓欽上書
 言匈奴寇擊諸國莽大怒分匈奴為十五單于遣中郎
 將蘭苞將兵萬騎多賫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
 諸子欲以次拜之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
 不可有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是後匈奴
 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殺掠不可勝數緣

邊虛耗莽新卽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
率發都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
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因
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
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
秦漢征之然皆未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
無策焉當周宣王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
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蝨蝨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
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齎輕糧深入遠戍雖
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

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
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處於負海
疆境旣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
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
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
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敝勢不可用此一難
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
也計一人三百日糧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
當自資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
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

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舖鑊薪炭
重不可勝鑊釜之大口者音富食糲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

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
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

能久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銜尾馬

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今既發

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諸

見到之兵且以擊虜莽不聽於是天下騷動初北邊自宣帝以來

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

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

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天鳳初烏

累若鞮單于呼韓邪之子烏珠又請和邊遣人造塞告

塞吏曰欲見和親侯王歙歙昭君莽遣歙弟颯使匈奴

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被繒帛罷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

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莽復

遣歙與五威將王咸等多遺單于金寶因諭說改其號

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單于貪莽金幣故

曲聽之然寇盜如故莽怒又更名曰降奴服于單于咸

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興立為呼都而尸道臯

若鞮單于既立貪利賞賜遣使奉獻至長安莽拜云當

乾隆十二年校刊 四裔十八

爲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匈奴愈怒並入北邊
北邊由是壞敗漢兵既誅莽更始二年漢遣陳遵等使
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以下印綬單于輿驕謂
遵等曰匈奴本與漢爲兄弟匈奴中亂孝宣皇帝輔立
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爲王莽所篡
匈奴亦出兵攻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亂思漢莽卒以
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其明年夏還會赤眉
入長安更始敗南匈奴醯落尸逐鞬單于比者呼韓邪
之孫烏珠留若鞮之子也自呼韓邪後諸子以次立至
比季父孝單于輿時以比爲右薁鞬日逐王部領南邊

及烏桓建武初彭寵反叛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
權立盧芳共侵北邊六年始遣使通匈奴賂遺金帛以
修舊好匈奴亦遣使來獻而單于驕倨自比冒頓光武
方內平諸夏未遑外事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
年遣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
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止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
常山關居庸山以東漢常山關居代郡今安邊馬邑郡
卽漢代郡漢居庸關在今媯川郡
懷戎縣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
數千人大築亭障修烽火匈奴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

上黨

今上黨樂平高平陽城郡地

扶風

今扶風汧陽新平

天水二十一年復

寇上谷中山今博陵郡殺掠甚衆北邊無復寧歲二十二年

比從父弟蒲奴立為單于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

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

乃遣使求和親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河

西太守今銀川新秦昌化西河之西境地求內附二十四年八部大人

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

襲其號於是欵五原塞今九原郡願永為蕃蔽扞禦北虜光

武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為南北

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擊北單于敗之北

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蕃稱臣獻

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願遣侍子修舊約北單于蒲奴也二十一年襲位

南單于比也二十四年八部大人所立自此匈奴分為二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

等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延使

者使者曰單于當拜伏受詔單于願望有頃乃拜伏稱

臣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左右願使者衆中無

相屈折也郴等反命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

獻駱駝文馬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輿韃左賢王將其衆

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北庭三百里共立

左賢王為單于月餘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

遂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

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璽綬車輿馬金帛樂器
甲兵飲食什器又轉河東米糒牛羊以贍給之令中郎
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
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將
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
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
將送賜金帛太官御食單于子及左右賢王谷蠡王骨
都侯有功善者繒綵合萬疋歲以為常匈奴俗歲有三
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內附
兼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其大臣

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
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鞨王次左右漸將王
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臣
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尸
諸官號各以權力優劣部眾多少為高下次第焉單于
姓虛連題前書曰單于姓攣鞨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
屠匈奴謂天為撐犁子為孤屠與此不同
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邱林氏蘭氏四姓為國中名族
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主斷決
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冬前畔五骨
都侯子復將其眾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

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爲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常及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旣居西河亦置諸部王助爲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粟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羅耳目猶探候也北單于皇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莫鞬

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貳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

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遺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
示富强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
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旣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
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
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呼韓邪稱臣受賞郅支背
德被誅以此二者行事曉
告報答之辭令必有適帝悉納從之臧宮馬武上書言
匈奴民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之力不能當中國一郡
宜臨塞厚懸賞購喻告高句麗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
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
年不從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答賜

以綵繒不遣使者南單于比立九年卒弟左賢王莫立
遣使弔祭慰賜後以爲常莫立一年卒弟汗立二年卒
比之子適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五原塞遂寇
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適立四年卒莫子蘇立數
月卒適弟長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爲憂會
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許之八年遣使報命
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
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漢使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
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
度遼營使中郎將吳棠等將營士屯五原曼柏美稷其

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爲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畧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亦遣左賢王信從軍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擊却之詔遣三郡兵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南部苦蝗大飢肅宗命稟給其貧人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二萬八千人馬二萬匹牛羊十餘萬欸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

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縣爲設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宣立伊屠於閭鞬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匈奴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北虜温禺犢王遇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上書言北虜以前旣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

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之章和元年鮮卑擊北匈奴大破之北庭大亂屈蘭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卒長之弟何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併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恥自發若出兵奮擊必有嚮應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蒙被覆載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生長漢地

開口仰食四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出朔方居延同會虜地又恐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乞遣執金吾耿秉等將兵併力而北冀因聖威一舉兵定太后以示耿秉秉請從之永元元年以秉及竇憲等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二年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引兵與漢兵兩道襲之北單于遁走獲闕氏及男女虜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尅獲降納黨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三年北

單于復爲右校耿夔所破逃亡其弟於除鞬自立爲單于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奏請立於除鞬爲北單于司徒袁安等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今若復立於除鞬是失信於南單于百蠻不敢復保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餘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朝廷不從乃遣耿夔卽授璽綬劍具羽蓋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護衛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

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討斬之破滅其衆單于屯屠何立六年卒宣弟安國立安國立一年爲其下所殺適之子師子立新降胡襲師子擊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子日逐王逢侯爲單于殺畧吏人燔燒亭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等合四萬人討之擊逢侯於滿夷谷大破之逢侯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師子立四年卒單于長之子檀立南單于比歲擊逢侯多所虜獲逢侯轉困迫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

加賞賜元興元年重遣使詣燉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
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天子降大使至國卽時鄧
太后臨朝亦不答其使但加賜而已永初元年夏漢人
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
饑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及遣行車
騎將軍何熙龐雄等擊之單于見騎軍並進大恐怖讓
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
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詔赦之待遇
如初乃還所鈔漢民及羌所畧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
餘人元初四年逢侯爲鮮卑所破部衆分散皆歸北虜

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塞降詔徙之於潁

川郡檀立二十七年卒弟拔立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

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匈奴有右單于

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

山北界增置沿邊諸郡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拔立四

年卒弟休立永和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

車紐等背叛寇西河殺朔方代郡長史發沿邊兵討破

之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不預謀乃脫帽謝罪既而

恐懼自殺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

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

郡都尉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冬遣中郎將張耽等擊破之斬首三千級獲生口甚衆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車蓋刀劍什物給綵布二千疋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建康元年中郎將馬寔募刺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進擊餘黨皆平之兜樓儲立五年薨居車兒立永壽元年匈奴左薁鞬臺等畔寇鈔美稷張奐擊降之延熹元年南單于諸部並叛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張奐討之諸部悉降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桓帝以居車

兒一心向化無罪乃遣還庭居車兒立二十五年卒子

某立史失其名熹平六年卒子呼徵立光和二年中郎

將張修與單于不相能修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爲

單于修以不先請而擅誅檻車徵詣廷尉抵罪中平五

年匈奴右部醯落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子右賢王於

扶羅立於扶羅卽劉淵之祖而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骨

都侯爲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帝崩天下大亂單于

將數百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今河內鄴汲等郡時民

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欲歸國人不受乃止河

東須卜骨都侯爲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

王行事獻帝興平二年單于於扶羅死其弟呼厨泉立
為單于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為鮮卑所鈔帝自長安
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拒擊
李漼郭汜及帝還洛陽又從遷許然後歸國建安二十
一年單于來朝魏武因留於鄴而遣去卑監其國焉以
其既在內地人眾猥多懼必為寇始分其眾為五部立
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未幾復改帥
為都尉其左部居於太原故慈氏縣今西河郡
隰城縣右部居
祁縣中部居太陵縣今文
水多者一萬落少猶四五千落
晉武初塞外匈奴大木寒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

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

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今定襄
雲中郡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

太始七年單于劉猛背叛帝遣婁侯何楨討平之其後
稍因忿恨漸為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
獷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
若後有風塵之驚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孟津北

地今彭原
郡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狄庭矣宜及吳

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
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
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

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
帝不納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大阿厚率其部落三萬
人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太傅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
小凡十萬餘口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鞫等復率其種
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並來降帝並撫納之按晉史云北狄以部
落爲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焉譚種
赤勒種捍蛭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香童種勃茂種
羌渠種賀賴種跋大樓種雍屈種真掛種力羯種皆有
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其
官號有左右賢王左右弈蠡王左右於陸王左右安樂王
王左右朔方王左右獨鹿王左右顯祿王左右安樂王
凡十六等王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惟太
子得居之其三姓有呼延氏卜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
貴又有左日逐山爲輔相則有左右沮渠左右都侯又
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慕

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蛭呼丁反惠帝元康末魏武所分左部都尉左
賢王劉元海漢初高帝以宮女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其子孫冒姓劉氏爲首叛亂竊
大號據神器自是戎狄迭有中夏矣元海父豹卽單于羅之子左賢王也

范曄論曰自漢興匈奴強熾爲患窮力殫財寇雖
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
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爲邊備單于保塞稱罷蕃故曰邊衛

關徼之警息兵民之勞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
擾動戎夷續以更始之亂方憂幅裂自是匈奴得
志內暴滋深光武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因
徙幽并之民增屯戍之卒而已其後匈奴爭立日

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臣
永爲扞禦天子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
水草以處之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後
讐釁既深互伺便隙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咸寧
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亦頗爲出師令竇憲耿夔
之徒前後掩其窟穴躡北追奔三千餘里單于震
懾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勢及
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申光武
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算不謬
於當世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

弘也而竇憲務三捷之効忽輕世之規狼戾不端
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返其故庭並恩兩護以
私已福棄茂天公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憤恨之
深乎自後經綸失方叛服不一其爲疢毒胡可殫
言降及後世翫爲常俗終於吞噬神鄉邱墟帝宅

謂劉元海及托跋氏並都中國

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

源百世不磨矣

既勒燕然之後若復南虜於漠北引侍子於京師混并匈奴之區使

得專爲一部則荒服無忿爭之跡邊境息征伐之勤此之不行遂爲巨蠹自單于比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衆爲五部然大率皆居平陽暨乎左賢王豹之子劉淵假稱大號縱盜中原吞噬神鄉邱墟帝宅遂至二帝沉沒虜庭誠可痛心也

劉淵

劉淵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卽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羌渠爲國人所殺其子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卽淵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

居太陵劉氏分五部然皆家於晉陽汾澗之濱豹生淵淵幼而英惠居母喪盡孝好學經史諸子無不綜覽武藝復精絕咸熙中爲任子在洛陽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法禁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雋傑無不至者後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惠帝失馭寇盜蠡起淵從祖北部都尉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於是密推淵爲大單于淵至右國城宣等上大單于之號

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於離石永興元年淵乃僭卽漢
王位尊劉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
主而祭之進據河東攻寇蒲阪平陽皆陷之遂入都蒲
子永嘉二年僭稱皇帝遷都平陽寇洛陽王師屬敗淵
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子和立其弟聰殺之而自立
遂陷洛陽繼陷長安二帝蒙塵聰以太興元年死在位
九年子粲嗣爲靳準所殺曜討準殺之僭立改國號趙
曜在位十年石勒伐之兵敗見執爲勒所殺自淵至曜
凡三世二十七年而亡

石勒

石勒字世龍初名匄

音昔

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

部羌渠之胄祖耶弈于父周易朱並爲部落小帥勒壯
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曷朱性克粗不爲羣胡所附每
使勒代已督攝部胡愛信之大安中并州飢亂勒與羣
胡俱爲人所掠賣勒遭賣與苻平人師權爲奴後遂爲
羣盜陽平人公師藩起兵趙魏自稱將軍勒與汲桑率
數百騎赴之藩拜勒爲前隊督藩旣誅桑自號成都王
以勒爲前驅屢有戰功署爲掃虜將軍封侯後兵敗收
餘衆奔劉淵淵以爲輔漢將軍平晉王後以功加督山
東諸軍征討事淵死事聰聰死劉曜立勒叛曜伐而滅

之僭卽趙王位以咸和七年死在位十五年子弘嗣勒弟虎廢而殺之自立虎立十五年死子世立其兄遵廢之而自立冉閔復廢遵而立鑿鑿謀討閔不克爲閔所殺盡誅石氏勒至鑿凡五傳二十三年而亡

沮渠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蒙遜博涉經史曉天文雄傑有英略梁熙呂光皆憚之故常游宴自晦會其兄羅仇等爲光所殺乃屯據金山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爲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業以蒙遜爲張掖太守攻西郡取

之晉昌燉煌俱降業稱涼王蒙遜後襲業殺之取其地自爲涼州牧張掖公伐禿髮儁檀敗之取姑臧稱河西王又敗李士業取酒泉蒙遜以宋元嘉十年死在位三十三年子茂虔立六年而爲魏所滅凡二世三十九年

赫連

赫連勃勃字屈子

屈列反

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

之族也魯祖武劉聰世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據肆盧川爲代王倚盧所敗遂出塞表祖豹子招集種落復爲諸部之雄石虎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王丁零單于父衛辰入居塞

內苻堅以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於代來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魏伐之辰師敗爲魏所殺勃勃乃奔於叱于部後奔姚興高平公沒奕于奕于以女妻之言於興興深加禮敬拜驍騎將軍常參軍國大議後封陽侯使助沒奕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爲代魏偵候後勃勃襲殺沒奕于而并其衆兵至數萬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國稱大夏其年討鮮卑等三部破之侵嶺北諸城破禿髮儁檀之師遂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名爲統萬改姓赫連氏

又攻姚泓取安定會晉師伐秦滅之劉裕還建康勃勃遂取長安僭卽皇帝位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死子昌嗣尋爲魏所禽弟定僭號於平涼爲魏所滅自勃勃至定傳三世凡二十六年而亡

文獻通考卷第三百四十一

文獻通考卷第三百四十一

鄱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四裔考十九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俗與匈奴多同其異者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仇報故也

以已為種無復報者

故其有勇健能理決鬪訟者推為大人無代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所招呼則刻木為信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為姓其嫁娶先私

通掠將女或半歲或百日然後遣送馬牛羊以為聘幣
壻隨妻至家無尊卑朝朝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為妻家
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更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分
辦計謀從用婦人唯鬪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
對踞蹲髡頭為輕便婦人至家時乃養髮分為髻著勾
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箇步搖也箇字或為幪婦人首飾釋名云皇后首飾
上有垂珠步則搖也箇古陌反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毼毼毼毼力於反
毼胡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勒馬銜也鍛金鐵為兵器其土地
宜糶及東墻東墻似蓬草實如糶子至十月而熟能作
白酒而不知作麴麴米常仰中國有病以艾炙或燒石

自熨燒地臥上或隨痛病處以刀決脉出血及祝天地

山川之神無鍼藥俗貴兵死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

相送肥養一犬以綵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

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屬累猶付託也屬之欲反累力瑞反使護死者神

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

神歸岱山也博物志曰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也敬鬼神

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

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

止詣大人告之聽出牛馬羊以贖死命乃止烏桓自為

冒頓所破眾遂孤弱常臣服匈奴漢武帝遣霍去病擊

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爲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

塞外今媯川范陽以東至安東是漢五郡也爲漢伺察匈奴動靜其大人

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

奴交通後漸強盛乃發匈奴單于豕以報冒頓之怨匈

奴怒東擊烏桓漢遣度遼將軍范明友等邀擊匈奴而

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敗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誅

其三王由是烏桓寇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

塞降附王莽篡位發烏桓兵擊匈奴屯代郡烏桓畔之

匈奴因誘其豪帥羈縻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爲

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

五郡民庶皆受其害百姓流亡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

桓乘其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

以幣帛賂烏桓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率衆

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及牛馬等或願留宿衛於是封

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

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

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

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乞降掾史蓋當時權置也

下兵馬掾亦同也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誠

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

於上谷甯城

甯城縣名前書甯甯縣作甯史記甯甯兩字通也

開營府并領

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

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

郡上谷秋鴈門烏桓率眾王無何允與鮮卑大人邱倫

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

原高渠谷

九原縣名屬五原郡

漢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車騎將

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慄等擊大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

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朱廐為親漢

都尉順帝至桓帝末屢叛屢降靈帝初烏桓漸盛上谷

有難樓者眾九千餘落遼西

今柳城郡

有邱力居者眾五千

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眾千餘落自稱峭

七笑反

王右北平

今北平郡

烏延眾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

而多計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

中山今博陵郡

叛入邱

力居眾中自稱彌天安定王遂為諸郡烏桓元帥寇掠

青

今北海濟南平原樂安郡地

徐

今彭城郡地

幽冀四州五年劉虞為

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自匈奴衰弱而烏桓

轉盛獻帝初平中邱力居死從子蹋頓有武畧代立總

攝三王部眾皆從其號令邊長老皆比之冒頓以雄北

方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

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

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皆授以單于印綬建安十二年曹公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獲首虜二十餘萬人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爲齊人西晉王浚爲幽州牧有烏桓單于審登前燕慕容儁時有烏桓單于薛雲後燕慕容盛時有烏桓渠帥莫賀咄科勃並其種然而微弱不足云矣

鮮卑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今在柳城郡界其言

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饒樂

水上今在柳城郡界然後配合其獸異於中國者有野馬原羊

角端牛以角爲弓代謂角端弓者也郭璞註爾雅曰原羊似吳羊而角大

出西方前漢書音義曰又有貂獬廌子皮毛柔軟獬音女滑

角端似牛角可爲弓反廌音胡昆反貂廌並鼠屬獬廌屬故天下以爲名裘漢初亦爲冒頓所

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接未嘗通中國至後漢光武

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

破之斬獲殆盡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等率種人朝

賀帝封於仇賁爲王於是鮮卑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

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穀二億七千萬以

爲常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匈奴

北單于遁走留者尙十餘萬落鮮卑因此徙據其地而

有其人由此漸盛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朝賀

鄧太后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甯城下因築南北兩部質館築館以受降質也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

或叛邊人歲苦其害漢雖時有尅獲而不補所費又與

烏桓匈奴更相攻擊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部落畏服

遂推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歠昌去悅反

高柳北三百餘里今馬邑郡界兵馬甚盛東西諸大人皆歸

焉因南抄緣邊北掠丁零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

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

澤鹽池分其地為三部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

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

至燉煌接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之靈帝

初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寇掠熹平六年鮮

卑三邊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已來三十

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擒滅

召百官議中郎蔡邕上議曰自匈奴北遁鮮卑強盛據

其故地稱兵十萬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

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蚡

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癩疽也蚡音搔新到反埤蒼曰癩必燒反杜氏註左傳曰疽

惡瘡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醜虜而可服乎昔高

祖忍平城之恥呂氏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

天設沙漠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
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蟻狄寇計往來哉
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乎夫卹人
救急雖成郡列縣尙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爲人居
者乎備邊之術李牧善其宜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
業猶在文章尙存循二子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
不從遂遣育等三萬騎三道並出其塞二千餘里檀石
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奔走死者十七
八後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
見烏侯秦水廣從子容反數百里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

得之倭人善網捕於是擊倭國得千餘家徙至秦水上

令捕以助糧石

至晉猶有數百戶

和平中檀石槐死子和連代

立貪淫不平衆叛者半和連死兄子魁頭與從父弟騫

曼

俱檀石槐之孫

爭國衆遂離散自檀石槐諸大人遂代相傳

襲魁頭死步度根代立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萬人
魏文帝初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爲王後數與軻比能
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弱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
郡後一心守邊不爲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強盛至明帝
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其後步度根
竟爲比能所殺也

軻比能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落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旌麾以鼓節爲進退建安中入貢後與烏桓寇邊鄢陵侯彰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魏文帝立比能爲附義王其後衆遂強盛控弦十餘萬每鈔畧得財物均平分付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青龍元年比能誘說步度根使叛并州其後幽州刺史王雄遣勇士韓

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爲邊患其種衆多於比能也其後諸子爭立衆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托跋更盛焉

乞伏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爲子衆咸許之字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四部伏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

曰乞伏可汗託鐸託鐸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祐鄰者卽國仁五世祖也泰始初率戶五千遷於夏緣部衆稍盛又併鹿結部七萬餘落祐隣孫利那擊鮮卑吐頰及尉遲渴薩收衆三萬餘落傳至其孫儻大寒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於麥田無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爲苻堅所破率部衆悉降於堅堅署爲南單于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勇士川司繁卒國仁代鎮堅南伐敗於壽春國仁乃招集諸郡有不附者討而并之衆至十萬餘以晉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畧陽瀼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十二郡國仁卒子乾歸嗣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遷於金城乾歸聲震邊服吐谷渾大人及鮮卑皆率衆歸之盡有隴西巴西之地以義熙三年僭稱秦王後爲兄子公府所殺子熾磐襲位七年卒子慕末襲位三年爲赫連定所殺自國仁至慕末四世凡四十六年而滅

秃髮

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也其先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於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率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闐立初壽闐之在孕

母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因而氏焉壽闡
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畧泰始中入寇殺秦州刺史
胡烈又敗涼州之師盡有涼州之地武帝遣馬隆擊破
爲部下所殺從弟務丸立傳至其孫復鞬部衆稍盛烏
孤卽復鞬子也嗣位務農桑修鄰好呂光遣使署爲假
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督廣武縣侯烏孤受之
其後擊討諸部大破之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
大單于西平王以兵伐呂光攻尅金城又破光兵降樂
都湟河澆河三郡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之烏孤死弟
利鹿孤立徙居西平隆安五年稱河南王三年卒弟儁

檀嗣遂據姑臧後爲沮渠蒙遜所伐兵敗奔乞伏熾磐
後爲熾磐所鳩自烏孤至儁檀三世凡十九年而亡

宇文莫槐

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代爲東部大人

晉史謂之鮮卑後魏史云

其先匈奴南單于之遠屬又按後周書云出自炎帝子孫逃漠北鮮卑奉以爲主今考諸家之說其鮮卑之別部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剪髮而留其頂上以爲首飾

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人被長襦及足而無裳莫槐虐
用其人爲部下所殺立其弟普撥爲大人普撥死子邱
不勤立尙魏文帝女邱不勤死子莫槐立部衆強盛自
稱單于莫槐死子遜昵延立率衆攻慕容廆爲廆子翰

所敗悉俘其衆遜昵延死子乞得龜立復攻慕容廆爲
廆所敗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又爲慕容皝所
敗遁歸漠北遂奔高麗其部衆五萬餘落皝徙之於昌
黎自是散滅後周宇文氏源出於此

徒河段

徒河段日陸眷出於遼西因亂被賣爲漁陽烏桓大人
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獨
無乃唾日陸眷口中日陸眷含出因咽之西向拜天日
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飢
庫辱官以日陸眷爲健使將人衆詣遼西逐食遂招誘

亡叛以至強盛日陸眷死後至姪務勿塵有遼西之地
而臣於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弦四五萬騎封務勿塵
爲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後就陸眷立勿塵之子與弟匹磾

都里反

從弟末波等率騎圍石勒於襄國爲勒所破擒末

波而捨之就陸眷遂攝軍而還不復報歸於遼西就陸
眷死末波自稱幽州刺史末波死國人立日陸眷弟護
遼爲主後爲慕容皝所破殺之其弟鬱蘭奔石季龍以
所從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今北平郡盧龍縣即其地及冉閔

之亂段龕

鬱蘭之子龕音堪

率衆南移遂據齊地慕容儁使弟

恪帥衆伐龕於廣固

今北海郡城

執龕殺之坑其徒三千餘

人

慕容氏

慕容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也

晉史云有熊氏之魏苗裔因山為號

初渠帥有莫護跋率諸部入居遼西後從司馬宣王討

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

今柳城時郡之北

燕代多冠步搖冠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

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譌遂為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

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至孫涉歸魏封為鮮卑單

于遷居遼東於是漸慕華夏之風矣涉歸有子二人長

曰吐谷渾西遷河湟之間

今安鄉郡西平縣地

次日鹿有命世才

畧晉太康十年又遷於徒河之青山

今柳城郡界

鹿以大棘

城即帝顓頊之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

同於中國永嘉初鹿自稱鮮卑大單于因晉亂招撫華

夷刑政修明流亡歸之甚眾乃立郡統之冀州人為冀

陽郡荆河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邱郡并州人為

唐國郡徵辟儒生以為參佐而奉晉室朝貢臣禮不闕

至猷嗣

鹿之子

雄毅多權畧日以强盛遂自稱燕王遣使

於東晉請受朝命許之後遷都於柳城僞曄即其子孫

也

其後國號燕具晉史載記

托跋氏

乾隆十二年校刊

之伏通家言四三

四裔十九

七

托跋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後魏史云出自黃帝子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土

亦國鮮卑山以為號宋齊二史又云漢降將李陵之後或云黃帝之苗允以黃帝

土德謂土為托后為拔故以為氏其裔始均仕堯時逐

女魃於弱水北人賴其勲命為田祖歷三代至秦不交

南夏是以載籍無聞六十七代裔孫屯統國三十六大

姓九十九其後至詰汾嘗田於山澤歛見輜駟自天而

下見美婦人自稱天女曰天命相偶明日請還期明年

復會此及期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詰汾曰

此是君之子即力微也力微立諸郡大人悉服控弦之

士二十餘萬遷於定襄之盛樂子祿官立分國為三部

一居上谷北濡源西東接宇文部自統之一居代郡之

參合陂北在今馬邑郡兄子猗屯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

城亦在今馬邑郡使猗屯弟猗盧統之後晉封為代王置官屬

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度河擊匈

奴烏桓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今中部郡之西迄長城原夾

道立碣與晉分界長城原在今洛交郡三川縣姪孫什翼犍始建年

號分置百官至其孫涉珪即後魏道武皇帝也

蠕蠕

蠕蠕而堯反姓郁久閭托跋在北荒部落主力微末掠騎

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者首

秃也木骨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其後子孫因以爲氏焉
木骨閭旣壯免奴爲騎卒代王猗盧時坐後期當斬亡
匿廣漠谿谷之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至其子車鹿會
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後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如
蟲故改其號曰蠕蠕宋齊謂之芮芮隋史亦曰芮芮又六代孫社崙凶
狡甚有權畧度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凶勢
以振北徙弱落水始立軍法千人爲一軍軍置將一人
百人爲幢幢置帥一人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强
盡爲社崙所并號爲强盛其西則焉耆之北東則朝鮮
故地之西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

庭則燉煌張掖之北於是自號邱豆伐可汗可汗之號始於此

邱豆伐猶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言皇帝也蠕蠕之俗
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卽爲稱號若中國立諡旣死之後
不復追稱後又頻擾北邊後魏神麌二年夏四月太武
率兵十餘萬襲之其主大檀社崙從父之弟震怖將其族黨焚

燒廬舍絕迹西走於是國落四散竄伏山谷畜產野布
無人收視太武帝緣粟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六月
次於兔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東至瀚
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
里高車都部又殺大檀種類前後歸降三十餘萬俘獲

首虜及戎馬百餘萬至孫吐賀真太武又征破之盡收其戶畜產百餘萬自是邊疆息警矣宋昇平中遣王洪軌使焉引之共謀魏齊建元三年洪軌始至通使求并力攻魏梁天監普通大同間三遣使求貢獻文帝皇興中其主子成吐賀真之子犯塞征南將軍刁雍上表曰臣聞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水逐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由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

鬪互相違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又踵其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皆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昇地險山川邱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卽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

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稍修元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家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勅臺北諸屯隨近作米供送六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分散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

六鎮並在今馬邑雲中單于界後魏宣帝正始中尙書源思禮撫巡北番以跋野置鎮居南與

六鎮不齊更立三成亦在馬邑等郡界

若一夫一月

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成觀敵以逸其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遞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帝從之邊境獲其利後帝又北討大敗之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戎馬器械不可稱計追奔逐北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孝明帝熙平初其主配奴成弟之子善用兵西征高車大破之擒其主彌俄突殺之盡誅叛

者國遂強盛配奴死弟阿那瓌立經十日其族兄侯侯力發率衆伐之阿那瓌輕騎南走歸後魏封朔方郡公蠕蠕王帝給騎二千援出塞初阿那瓌來奔之後從父兄婆羅門率衆討力發破之衆推婆羅門爲主會婆羅門爲高車所逐率部落詣涼州降今武威郡於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瓌錄尙書事高陽王雍尙書令李崇奏曰蠕蠕代跨絕域感化來歸阿那瓌委質於前婆羅門歸誠於後何一呼韓得同今美竊聞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禦難爲國藩籬今臣等參議以爲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燉煌北西海郡卽

漢舊障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那瓌宜置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總率部落收離聚散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時朝廷問安置之宜於涼州刺史袁翻翻表曰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強盛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人離不絕如縊而令高車能終雪其恥復推蠕蠕者正出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闢此兩敵卽卞莊之算得使境上無塵今蠕蠕內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周而至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損我資儲來者旣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轉送艱難然夷不亂華前

鑿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衆處處碁布以係今主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歸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懦弱唯以掠盜爲質凌奪爲業而河西捍禦強敵唯涼州燉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甚蠕蠕無復堅立今高車獨擅北垂則四顧之憂匪朝伊夕愚謂蠕蠕二主宜並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西海故郡本屬

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高車所住金山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要衝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爲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監護婆羅門雖外爲署蠕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勵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與其國者乃漸令北徙轉渡流沙卽是我之外蕃高車就敵西北之虜可無過慮如其姦回反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海奪其嶮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

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且西海北垂卽是大磧野戰所聚
千百爲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
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料度似如小損歲終大計其
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止可外加
優納而須內備彌深時朝議是之詔安西將軍廷尉卿
元洪超詣燉煌安置婆羅門婆羅門尋與部衆謀叛投
噉噉噉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仍爲州軍討擒之五
年婆羅門死於洛南之館阿那瓌部落旣和士馬稍盛
乃號可汗遣其長子請尙魏公主出帝又自納阿那瓌
女爲后阿那瓌請以其孫女妻齊獻王武子長廣公湛

阿那瓌有愛女又請配齊獻王自此塞外無塵矣始阿
那瓌初復其國盡禮朝廷明帝之後中原喪亂阿那瓌
統率北方頗爲強盛不復稱臣魏汝陽王暹之爲秦州
遣其典籤齊人淳于覃使於阿那瓌遂留之親寵任事
阿那瓌又嘗因到洛陽心慕中國乃立官號擬於王者
遂有侍中黃門郎掌其文墨覃教阿那瓌轉自驕大每
與魏書隣敵亢禮及齊受東魏禪後阿那瓌爲突厥所
破自殺太子菴羅辰菴烏含反奔齊文宣帝乃北討突厥而
立菴羅辰爲主置之馬邑川後背叛文宣帝親征皆大
破之國人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爲主是時又累爲突

厥所破以西魏恭帝二年率部落千餘家奔關中突厥
既恃兵強又藉西魏和好忌其連類依憑大國使驛相
係請盡殺以甘心周文帝遂收縛蠕蠕主以下三千餘
人付突厥使於青門外斬之中男以下免死配王公家
爲奴隸

高車

高車蓋古赤狄之種也初因號爲狄歷北方以爲勅勒
諸夏以爲高車丁零焉其語畧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
或云其先匈奴之人也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律氏解
枇氏異氏奇斤氏其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

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
築高臺置二女於其上曰請天自迎之乃有一老狼晝
夜守臺嗥呼因穿臺下爲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
以我與天而今狼來或是天處我乃下爲狼妻而產子
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有似狼嗥本無都
統大師督當種各有君長爲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寇
難翕然相依鬪無行陣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
其俗蹲踞媠嬪媠音泄
嬪音賣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聘以
多爲榮俗無穀不作酒迎娶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
肉卽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

其宿明日將婦歸既而將夫黨還入其家馬羣揀取良馬俗不潔淨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至於來歲馬肥復相率集於震所埋殺羊然火拔刃女巫祝說似如中國祓除而羣隊馳馬旋百帀乃止持一束柳枝回曲豎之以乳酪灌焉婦人以皮裹羊髀戴之首上縈屈髮髻所交反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屍於中張臂引弓佩刀挾稍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走馬遶旋多者數百帀男女無小大皆集會之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盡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後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強

大常與蠕蠕爲敵亦每侵盜於魏魏道武度弱水西行至鹿海襲破之復討其餘種於狼山又大破之又自骹髯水西北徇畧其部破其雜種三十餘部虜男女五萬餘口馬牛羊百餘萬高車二十餘萬乘而還其後太武帝征蠕蠕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已尼陂相去千餘里遣騎襲破之降數十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後又相率北叛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叱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伏氏六曰達薄干氏七曰阿崙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斤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表氏十二曰右外沛氏先是副伏

羅部爲蠕蠕所役屬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蠕蠕主豆
崙犯塞其酋阿伏至羅率所部之衆西叛阿伏至羅死
弟子彌俄突立遣使朝貢宣武詔曰蠕蠕噉噬與吐谷
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國今交河郡掎角相接今高昌
內附遣使迎引蠕蠕旣與吐谷渾往來路絕姦勢亦沮
使命行途經由宜相供俟不得妄令羣小擁塞王人彌
俄突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大敗明帝初彌
俄突又被蠕蠕主醜奴大敗殺之弟越居靜帝時爲兄
子比適所殺越居子去賓自蠕蠕奔後魏封爲高車王
肆州刺史死於鄴至隋有突越失國卽後魏之高車國

矣

稽胡

稽胡一曰步落稽蓋晉時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
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離石今安定以

東今安定郡是

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俗土著

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衣麻布其丈夫服及死亡殯葬
與中夏畧同婦人多貫蜃貝以爲耳頸飾又與華人錯
居其渠帥頗識文字其言語類夷狄因譯乃通踞蹲無
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戶然輕其
徭賦有異齊人山谷阻深者未盡役屬而凶悍恃險數

為寇亂後魏明帝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今縣界

自稱天子立年號署百官後為齊神武所滅居河西者

恃險不賓後周明帝武成初延州稽胡郝阿保郝狼皮

延州今延安郡率其種人附於齊氏并與其部劉素德共為影

響周柱國豆盧寧督諸軍與延州刺史高琳擊破之建

德五年武帝敗齊師於晉州今平陽郡乘勝逐北齊人所棄

甲仗未暇收斂稽胡乘閒竊出盜而有之乃立蠡升孫

沒鐸為主號聖武皇帝後齊王憲為行軍元帥討破之

自是寇盜頗息

文獻通考卷第三百四十二

文獻通考卷第三百四十三

鄯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二十

突厥上

突厥之先平涼今平涼郡雜胡也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

氏後魏太武滅且渠氏且渠牧犍都姑臧謂之北涼為晉所滅阿史那以

五百家奔蠕蠕代居金山城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為突

厥因以為號或云其國先於西海之上為隣國所滅男

女無少長盡殺之有一兒年且十歲以其小不忍殺之

乃刖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牝狼每銜肉至其所此兒

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負至於西海之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後狼生十男長大外託妻孕其後各爲一姓阿史那卽其一也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代相與穴處而臣於蠕蠕又云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可謗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帥都狼所生也謗步等性並愚癡國遂被滅泥帥都旣別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大兒名訥都陸設衆奉爲主號爲突厥都陸所生子皆以母族爲姓阿史那是其

一也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然俱狼種也後魏末其酋帥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通中國至西魏大統十二年

乃求婚於蠕蠕蠕蠕主阿那瓌大怒使人罵辱之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發兵擊蠕蠕大破之於

懷荒北阿那瓌自殺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

後魏太武帝時蠕蠕

王社崙已自號可汗突厥因之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爲可賀敦亦猶

古之闕氏也其子弟謂之特勒別部領兵者謂之設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頡利發吐屯次俟斤其初國貴賤官號凡有十等或以形體或以老少或以顏色鬢髮或以酒肉或以獸名其勇健者謂之始波羅亦呼爲英

賀弗肥麓者謂三大羅大羅便酒器也似角而麓短體
貌似之故以爲號此官特貴唯其子弟爲之又謂老爲
哥利故有哥利達官謂馬爲賀蘭故賀蘭蘇尼闕蘇尼
掌兵之官也謂黑色者爲珂羅便故有珂羅啜官甚高
者年者爲之謂髮爲索葛故有索葛吐屯此如州郡官
也謂酒爲匐你熱汗熱汗掌監察非違釐整班次謂肉
爲安禪故有安禪具泥掌家事如國官也有時置附隣
可汗隣狼名也取其貪殺爲稱亦有可汗位在葉護下
者或有居家大姓相呼爲遺可汗者突厥呼屋爲遺言
屋可汗也木杆可汗

土門之子名俟斤一名燕尹

狀貌奇異面廣尺

餘其色甚赤眼若琉璃性剛暴而多智西破蠕蠕噉
東走契丹北並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
西西至西海萬餘里南自沙漠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
屬焉其俗如古之匈奴其異者其主初立近侍重臣者
昇之以氈隨日轉九迴每一迴臣下皆拜訖乃扶令乘
馬以帛絞其頸使纔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
作幾年可汗其主旣神情瞋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
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其後大官有葉護次設特勒
次俟利發次吐屯發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代襲焉兵
器有角弓鳴鏑甲稍刀劍其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

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
生志不忘舊其徵發兵馬及科稅雜畜輒刻本爲數並
一金鏃箭臘封印之以爲信契候月將滿輒爲寇鈔其
刑法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鬪傷人目
者償之以女無女則輸婦損折支體者輸馬盜者則償
贓十倍有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諸親屬男女各殺羊
馬陳於帳前以刀斨面且哭勢理之反血淚俱流如此者七
度乃止春夏死者候草木落秋冬死者候華葉榮茂然
後坎而瘞之於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殺
人數是日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

歸卽遣人聘問父母多不違也雖遷徙無常而各有地

分可汗處於都斤山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

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又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

迥出上無草樹謂爲敦登疑梨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

胡而不知年歷唯以草青爲記男子好樗蒲女踏鞠飲

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俟斤旣盛使於西魏請誅

蠕蠕主事具蠕蠕篇後周武帝納其女爲后至他鉢可汗木

之以攝圖爲你伏可汗乙息記可汗之子也乙息記將

也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但耨可汗子爲步離可汗居西

方你伏與步離皆小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結

齊通志卷三十五
四
婚姻傾府藏事之乃歲給繒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待以優禮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他鉢益驕曰使我在南兩兒孝順何憂貧也齊有沙門惠琳掠之突厥中因謂他鉢曰齊國富强皆爲有佛法遂說以因緣果報之理他鉢聞而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齊求淨名涅槃華嚴等經他鉢亦躬自齋戒遶塔行道恨不生內地及齊滅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自馬邑奔之他鉢立紹義爲齊帝召集所部云欲爲之復讐入寇幽州周以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嫁之始執送紹義他鉢病卒攝圖立爲大可汗號沙鉢略可汗治都斤山以他鉢之子菴

羅降居獨洛水稱弟二可汗木杆之子太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你俱可汗子各承父業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以爲阿波可汗還鎮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狄皆歸附之周武帝之婚於木杆也突厥錦衣肉食在長安者以萬數隋初並罷遣之突厥大怒千金公主聞周滅故悉衆爲寇縱兵自木磧石門兩道入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文帝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滅一邊之防也朕以爲

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爲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穴俱犯北邊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諸將令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其不敢南望求服威刑何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乃以河間王弘高頰虞慶則出塞擊之沙鉢略敗走時虜飢甚不得食於是粉骨爲糧又多災死者極衆而沙鉢略襲擊阿波大破之阿波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略

之從父也舊爲西面可汗

達頭卽西突厥步迦可汗

旣而大怒遣阿

波率兵而東與沙鉢略相攻於是分爲東西部

自此分爲二國

焉

迭相侵掠沙鉢略因擊阿波爲阿拔國部落乘虛掠

妻子隋遣軍爲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

大喜乃立約以磧爲界因上表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

始波羅莫可汗臣攝圖言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

地過萬里士馬億數常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北狄

莫之與大今被霑德義仁化所及禮讓之風自朝滿野

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主豈敢阻兵偷竊名號今便歸

心有道永爲藩附謹遣男臣窟舍真奉表以聞後卒帝

為廢朝三日後葉護可汗沙鉢略之弟西征阿波生擒既而

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高頰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

宜存養以示寬大帝曰善頰伽施多那都藍可汗沙鉢之子

名雍後與西面泥利可汗連結阿波可汗既為處羅侯

虞間素特勒時突利可汗居北方沙鉢略弟處羅之子名染干遣使求婚

開皇中帝妻以宗女安義公主帝欲離間北狄故特厚

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厥前後使入朝

三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之故南徙度斤舊

鎮錫賚優厚雍虞間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朝

貢遂絕數為邊患雍虞間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

兄弟子姪遂入蔚州令安邊郡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

晟歸朝拜為意利珍豆啓人可汗華言智意健也於朔

州今馬邑郡築大利城以居之安義公主死又以宗女義成

公主妻之部落歸之甚眾雍虞間又擊之帝復令入塞

遂於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今朔方榆林郡發役掘塹數百里

東西距河盡為啓人畜牧之地詔楊素史萬歲等擊雍

虞間頻破之雍虞間旋為部下所殺是歲泥利可汗及

葉護俱被鐵勒所敗并奚霫五部內徙霫先立反啓人遂有

其眾煬帝大業三年幸榆林啓人來朝大悅詔贊拜不

名位在諸侯王上厚其部落酋長二千五百人賜物二

乾隆十二年校刊

十萬段帝親巡雲中沂金河

在金榆林郡

而東北幸啓人所

居

在今馬邑郡

啓人奉觴上壽跪伏甚恭明年朝於東都禮

賜益厚啓人卒其子咄吉立是爲始畢可汗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又詐誘其謀臣使蜀胡悉殺之始畢怨恨不朝十一年煬帝避暑於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衆落入寇圍帝於鴈門詔諸郡發兵赴援始畢引去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勢陵中夏迎蕭皇后置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閻道之徒雖僭尊號俱北面稱臣受

其可汗之號東自契丹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萬戎狄之盛近代未之有也唐起義太原劉文靜聘其國引以爲援始畢遣特勒康利獻馬千匹會於絳郡又遣二千騎助軍從平京城及高祖受隋禪以後賞賜不可勝紀始畢使骨咄祿特勒來朝賜宴於太極殿奏九部樂錫賚甚厚二年春始畢帥兵渡河至夏州賊帥梁師都出兵會之謀入抄掠四月授馬邑賊帥劉武周兵百餘騎遣入句注又遣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畢卒其子什鉢苾毗質反以年幼不堪嗣位立爲泥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之北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爲處羅

可汗又以隋義成公主爲妻使人入朝告喪高祖爲之
舉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遣內史舍人鄭
德挺往弔處羅賻物三萬段先是隋煬帝蕭后及齊王
暕之子政道陷於竇建德三年春處羅迎之至於牙所
立政道爲王凡中國人在虜庭者悉隸之行隋正朔置
百官居於定襄城有徒萬餘時太宗奉詔討劉武周師
次太原處羅遣其弟步利設率二千騎與官軍會六月
處羅至并州總管李仲文出迎勞之留三日城中美婦
人多爲所掠仲文不能制俄而處羅死義成公主以其
子奧射設醜弱廢不立之遂立處羅之弟咄苾是爲頡

利可汗

啓人第三子

又納隋義成公主爲妻以始畢之子什

鉢苾爲突利可汗

按始畢父啓人可汗染干本突利可汗今更稱突利蓋襲其先考

遣

使入朝告處羅死高祖爲之罷朝三日遣百官就館弔

其使咄苾初爲莫賀設牙直五原之北時薛舉猶據隴

右遣其將宗羅暎攻陷平涼郡北與頡利結連高祖遣

光祿卿宇文歆齎金帛以賂頡利歆說之令與薛舉絕

初隋五原太守張長遜因亂以其所部五城隸於突厥

歆又說頡利遣長遜入朝以五原地歸於我頡利並從

之因發突厥兵及長遜之衆並會於太宗軍所頡利承

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夏之志高祖以中原初

定未遑外略每優容之賜予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悖傲求請無厭四月頡利自率萬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鴈門定襄王李大恩擊走之於是大懼更請和好獻魚膠數十斤令二國同於此膠高祖五年春大恩奏言突厥饑荒馬邑可圖詔大恩與殿內少監獨孤晟帥兵討苑君璋期以二月會於馬邑晟後期不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以待之頡利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合軍進圍之大恩敗績沒於陣六月劉黑闥又引突厥萬餘騎入抄河北頡利復自率五萬騎南侵至於并州太宗帥師出蒲州道以討之時頡利攻圍并州

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餘口聞太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七年八月頡利突利二可汗又入寇原州連營南上太宗北討頓兵於幽州頡利率萬餘騎奄至城西乘高而陣將士大駭太宗乃親率百騎馳詣虜陣告之曰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爲背約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欲兵馬總來我唯百騎相禦耳頡利弗之測笑而不對太宗又前令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救爾今將兵來何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決勝負突利亦不對太宗因縱反間於突利突利悅而歸心焉其

叔姪內離頡利因遣使請和許之八年七月頡利領十餘萬騎大掠朔州又襲將張瑾於太原瑾全軍沒脫身奔於李靖靖出師拒戰頡利不得進屯於并州太宗率師討之次蒲州頡利引去九年七月頡利又率十餘萬騎進寇武功京師戒嚴己卯進寇高陵行軍總管左武侯大將軍尉遲敬德與之戰於涇陽大破之獲俟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遣其腹心執失思力來朝自張形勢云兵百萬今至矣太宗謂之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賜爾玉帛前後極多何故全忘大恩

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男力懼而請命太宗繫之於門下省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元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而衆軍徑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焉蕭瑀以輕敵固諫於馬前上曰吾已籌之矣突厥所以掃其境內直入渭濱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內難我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今若閉門虜必大掠強弱之勢在今一舉我故獨出一以示輕之又耀軍容使之必戰事出不意乘其不圖虜入既深理當自懼與

戰則必尅與和則必固制服北狄自茲始矣是日頡利請和詔許之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頡利同盟於便橋之上頡利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謀臣猛將各欲戰而陛下不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我觀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我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然我所以不戰者卽位日淺爲國之道安靜爲務一與虜戰必有死傷又兇虜一者或當懼而修德結怨於我爲患不細我今卷甲韜戈啗以玉帛頑虜驕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漸其在茲乎九月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詔頡利所掠

中國口口者令歸之貞觀元年陰山以北薛延陀迴紇拔也古等十餘部皆相率叛之擊走其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師又敗績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是怨憾內欲背之二年突利遣使奏言與頡利有隙奏請擊之詔秦武通以并州兵馬隨便應接三年薛延陀自稱可汗於漠北遣使來貢方物頡利稱臣求尚公主頡利每委任諸胡疎遠族類胡人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章兵革歲動國人患之諸部攜貳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餒頡利用度不給復重斂諸部由是下不堪命內外多叛之上以其請和後復援梁師都

令兵部尚書李靖代州都督張公瑾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勣右武衛將軍邱行恭出通漢道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衛孝節出恒安道薛萬徹出暢武道並受靖節度以討之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討設蔭奈特勒等並率所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驚擾因徙牙於磧口胡酋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二月頡利計窘竄於鐵山兵尚數萬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持節安撫之頡利稍自安靖乘間襲擊大破之遂滅其國復定襄恒安之地斥土界至於大漠

頡利乘千里馬獨騎奔於從姪沙鉢羅部落三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率衆掩至沙鉢羅營生擒頡利送於京師太宗赦之令還其家口館於大僕廩食之頡利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或相對悲歌而泣上見其羸憊授虢州刺史以彼土多麋鹿縱其畋獵庶不失物性頡利辭不願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以田宅八年卒令其國人葬之從其俗禮焚屍灞水之東贈歸義王諡曰荒其舊臣故祿達官吐谷渾邪自刎以殉渾邪者頡利之母婆施氏之媵臣也頡利初誕以付渾邪至是感義而死太宗聞而異之贈中郎將乃葬於頡利墓側令中書侍郎

岑文本制頡利及渾邪之碑以紀之突利可汗什鉢苾
者始畢之嫡子頡利之姪也隋大業中突利年數歲始畢遣
領其東牙之兵號爲泥步設隋淮南公主之入北也遂
妻之頡利嗣立以爲突利可汗牙直幽州之北管奚霫
等數十部徵稅無度諸部多怨之貞觀初奚等並來歸
附頡利怒其失衆遣北征薛延陀又喪師旅遂囚而撻
焉突利初自武德時深自結託太宗亦以恩意撫之結
爲兄弟與盟而去後頡利政亂驟徵兵於突利拒之不
與等爲頡利所攻遣使來乞師太宗因令將軍周範屯
太原以圖進取突利乃率其衆來奔太宗禮之甚厚頻

賜以御饈四年授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食實封七
百戶以其下兵衆置順州都督府仍拜爲順州都督遣
率部落還番太宗謂曰昔爾祖啓人亡失兵馬一身投
隋隋家豎立遂至強盛荷隋之恩未嘗報德至爾父始
畢反爲隋家之患自爾以後無歲不侵擾中國天實禍
淫大降災變爾衆散亂死亡略盡旣事窮後乃投我今
所以不立爾爲可汗者正爲啓人前事故也改變前法
欲中國久安爾宗族永固是以授爾都督當須依我國
法整齊所部如違當獲重罪五年徵入朝至并州道病
卒年二十九太宗爲之舉哀令中書侍郎岑文本爲其

碑文子賀羅鶻嗣突利弟結社率貞觀初入朝歷位中
郎將十三年從幸九成宮陰結部落得四十餘人并擁
賀羅鶻相與夜犯御營踰第四重幕引弓亂發殺衛士
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率兵奮擊乃退北走渡渭水欲奔
其部落尋皆捕斬之詔原賀羅鶻流於嶺表頡利之敗
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陁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酋豪
首領至者皆拜將軍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
朝士相半唯柘羯不至詔使招慰之時突厥降者十餘
萬人詔議所宜咸言突厥擾中國久今天喪之非慕義
自歸請悉籍降俘內充豫閑處使習耕織百萬人虜可

化爲齊人是中國有加戶而洪北遂空也中書令溫彥
博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留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爲
扞蔽不革其俗因而撫之實空虛之地且示無所猜若
內充豫則乖本性非涵育之道秘書監魏徵建言突厥
世爲中國仇今其來降不卽誅滅當遣還河北彼鳥獸
野心非我族類弱則伏強則叛其天性也且秦漢以銳
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爲郡縣者以不欲使迫近中國也
陛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若令數年孳息略
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彥博曰不然天子於四夷若
天地養萬物覆載安全之今突厥破滅餘種歸命不加

哀憐而棄之非天地蒙覆之義而有阻四夷之嫌臣謂處以河南蓋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將懷德何叛之爲徵曰魏時有胡落分處近郡晉已平吳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之不能用劉石之亂卒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彥博曰聖人之道無不通故曰有教無類彼剝殘之餘以窮歸我我全護之收處內地將教以禮法職以耕農又選酋良入宿衛何患之卹且光武置南單于卒無恙於是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等皆勸帝不如使處河北樹首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

權分終不得亢衡中國長轡遠馭之道也帝主彥博語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爲都督府剖頡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自結社率之反太宗始患之上書者多云處突厥於中國殊謂非便乃徙於河北立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思摩爲乙彌泥熟俟利苾可汗賜姓李氏率所部建牙於河北思摩者頡利族人始畢處羅以其貌似胡人不類突厥疑非阿史那族類故歷處羅頡利代常爲夾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爲設武德初數來朝貢封爲和順郡王及其國亂諸部多歸中國唯思摩隨

逐頡利竟與同擒太宗嘉其忠本統頡利舊部落居於河南之地勝兵四萬馬萬匹錫其土南至於大河北至白道川以北接薛延陁爲種落初集憚薛延陁不肯出太宗遣司農卿郭嗣本賜延陁璽書曰前破突厥止爲頡利一人除百姓之害所以廢而黜之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馬也自黜廢頡利以後恒欲更立可汗是以所降部落等並置河南任其放牧今戶口羊馬日向滋多元許冊立不可失信至秋間卽欲遣突厥渡河復其國土我冊爾延陁日月在前今突厥理是居後後者爲小前者爲大爾在磧北突厥居磧南各守土境若其踰越

故相抄掠我卽將兵各問其罪此約既定非但有便爾身貽厥子孫長守富貴也於是命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齎冊書就思摩部落築壇於河上以拜之并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渡河北還其舊部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熟爲右賢王以貳之薛延陁聞思摩渡河北慮其部落翻附磧北先畜輕騎伺至而擊之太宗遣勅止之時思摩下部衆渡河者凡十萬勝兵四萬人思摩不能無衆皆不愜服至十七年相率叛之南渡河請分處於勝夏二州之間詔許之思摩遂輕騎入朝尋授右衛將

軍從征遼東爲流矢所中太宗親爲吮血其見顧遇如此未幾卒於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立墳以象白道山詔立碑於化州

突厥中

突厥別部車鼻可汗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爲小可汗牙在金山之北頡利可汗之敗北荒諸部將推爲大可汗遇薛延陁爲可汗車鼻不能當遂率所部歸於延陁爲人勇烈有謀略頗爲衆所附延陁惡而將誅之車鼻知其謀竄歸於舊所其地去京師萬里勝兵三萬人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西有葛邏祿北有結骨皆附隸之遣其

子沙鉢羅特勒來朝請身自入朝太宗遣徵之竟不至太宗大怒貞觀二十三年遣左衛郎將高侃潛引廻紇僕骨等兵衆襲擊之其酋長歌邏祿泥熟闕俟利發反拔塞匐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率部落背車鼻相繼來降永徽元年倂軍次阿息山車鼻聞之召所部兵皆不赴遂攜其妻子從數百騎而遁其衆盡降侃率精騎追車鼻獲之送於京師乃獻於社廟又獻於昭陵高宗數其罪而赦之拜左武衛將軍賜宅於長安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以統之車鼻長孫羯漫陁先統拔悉密部車鼻未敗前遣其子菴鑠入朝太宗嘉之拜

左屯衛將軍更置新黎州以統其衆車鼻旣敗之後於是突厥盡爲封疆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十四州瀚海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愕賀蘭等八州各以其首爲都督刺史高宗東封泰山狼山都督葛邏祿吐利等首領二十餘人並從至岳下勒名於封禪之碑自永徽以後二十餘年北鄙無事調露元年單于管內突厥首領阿史德溫奉職二部落相率反叛立泥熟匐爲可汗二十四州並叛應之高宗遣鴻臚卿蕭嗣業右千牛將軍李景嘉率衆討之反爲溫敗兵士死者萬餘人又以禮部

尚書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大都督周道謨等統衆三十餘萬討擊溫大破之泥熟匐爲其下所殺並擒奉職而還永崇元年突厥又迎頡利從兄之子阿史那伏念於夏州將渡河立爲可汗諸部落復響應從之又令裴行儉率師討之伏念窘急詣行儉遂虜伏念詣京師斬於東市永淳二年突厥阿史那骨咄祿復反叛骨咄祿者頡利之疎屬其父本是單于右廂雲中都督尉舍利元英下首領代襲吐屯啜伏念旣破骨咄祿鳩集亡散入總林山聚爲盜有衆五千餘人又抄掠九姓得羊馬甚多漸至強盛乃自

立爲可汗以其弟默啜爲殺咄悉訇爲葉護因溫彥博
議處河南諸部落分爲六州後漸滋繁至阿史那元珍
習中國風俗知邊塞虛實在單于檢校降戶部落嘗坐
事爲單于長史王本立所拘繫會骨咄祿入寇元珍請
依舊檢校部落本立許之因而便投骨咄祿咄祿得之
甚喜立爲阿波大達于專統兵馬事進寇蔚州都督崔
智辯擊之反爲所殺文明元年又寇朔州殺掠吏人垂
拱二年骨咄祿又寇朔代等州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
處平爲陽曲道總管與副中郎將蒲英等率兵赴援行
至忻州與賊戰大敗死者五千餘人三年骨咄祿又寇

昌平令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其年八月
寇朔州復以常之爲燕然道大總管擊賊於黃花堆大
破之追奔四千餘里賊衆遂散走磧北右監門衛中郎
將爨寶璧又率精兵萬三千人出塞窮追反爲骨咄祿
所敗全軍盡沒寶璧輕騎遁歸初寶璧見常之破賊遽
表請窮其餘黨武太后令常之與寶璧計議遙爲聲援
寶璧貪功先行又令人出塞二千餘里覘候見元珍等
部落皆不設備遂率衆掩襲之既至又遣人報賊令得
設備出戰遂爲賊所覆寶璧坐此伏誅武太后大怒因
改骨咄祿爲不卒祿元珍後率兵討突騎施臨陣戰死

骨祿天授中卒默啜者骨咄之弟也骨咄祿死時其子尚幼默啜遂篡其位自立爲可汗長壽三年率衆寇靈州殺掠吏人武太后遣白馬寺僧薛懷義爲代朔道行軍大總管領十八將軍以討之既不遇賊尋班師焉默啜俄遣使來朝武太后大悅冊授左衛大將軍封歸國公賜物五千段明年復遣使請和又加授遷善可汗萬歲通天元年契丹首領李盡忠孫萬榮反叛攻陷營府默啜遣使上言請還河西降戶卽率部落兵馬爲國討擊契丹許之默啜遂攻討契丹部衆大潰盡俘其家口默啜自此兵衆漸盛武太后尋遣使冊立默啜爲特進

頡跌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聖歷元年默啜表請與武太后爲子並言有女請和親初咸亨中突厥諸部來降附者多處之豐勝靈夏朔代等六州謂降戶默啜至是又索此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兼請農器種子武太后初不許默啜大怒言辭甚慢拘我使人司賓卿田歸道將害之時朝廷懼其兵勢納言姚璿建議請許其和親遂盡驅六州降戶數千帳並種子四萬餘石農器三千事以上與之默啜寔強由此也其年武太后令魏王武承嗣男淮陽王延秀就納其女爲妃遣右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大齋金帛送赴虜庭行至黑

沙南庭默啜謂知微等曰我女擬嫁與李家天子兒你
今將武家兒來我突厥積代以來降附李家天
子種未總盡唯有兩兒在我今將兵助立遂收延秀等
拘之別所偽號知微爲可汗與之率衆十餘萬襲我靜
難及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左玉鈐衛將軍慕元則
以兵五千人降虜進寇媯檀等州武太后令司農卿武
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爲天
兵西道總管幽州都督張仁直爲天兵東道總管率兵
三十萬擊之左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爲天兵西道後
軍總管統兵十五萬以爲後援默啜又出恒兵道寇蔚

州陷飛狐縣俄進攻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焚燒百姓廬
舍虜掠男女無少長皆殺之武太后大怒又改默啜號
爲斬啜尋又圍逼趙州長史唐波若翻城應之刺史高
敞抗節不從遂遇害武太后乃立廬陵王爲皇太子令
統河北道行軍大元帥軍未發而默啜盡殺所掠趙定
等州男女八九萬人從五回道而去所過殘殺不可勝
紀沙吒忠義及後軍總管李多祚等皆持重不敢戰河
北道元帥納言狄仁傑總兵十萬追之無所及二年默
啜立其弟咄悉匐爲左廂察骨咄祿子默矩爲右廂察
各主兵馬二萬餘人又立其子匐俱爲小可汗位在兩

察之上仍主處木昆等十姓兵馬四萬餘人又號爲拓西可汗自是連歲寇邊久視元年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長壽三年默啜遣使莫賀達于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武太后令太子男恩平王重俊義興王重明廷立見之默啜遣大臣移力貪汗入朝獻馬千匹及方物以謝許親之意武太后讌之於宿羽亭太子相王及朝集使三品以上並會焉重賜以遣之中宗卽位默啜又寇靈州鳴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拒戰敗績死者六千餘人賊遂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郡牧馬萬餘匹而去忠義坐免景雲二年三月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

城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醑求福因牧馬料兵候冰合渡河時默啜盡衆西擊婆葛仁愿乘虛奪取漠南之地築三城首尾相應絕其南寇之路留年滿兵助成其功以拂雲祠爲中城與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遙相應接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胡那山北至烽堠百八十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更無寇掠減鎮兵

數萬人

初羣議不同睿宗竟用仁愿計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斬於城下軍中股慄盡力

六旬而三城俱就本不置壘門及曲敵或問之仁愿曰兵法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卽當並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歸之默啜西擊婆

心其後常元楷爲朔方總管始築壘門

葛破滅之契丹及奚自神功之後常受其徵役其地東西萬餘里控弦四十萬自頡利之後最爲強盛自恃兵威虐用其衆默啜旣老部落漸多逃散開元二年遣其子移沮可汗及同俄特勒妹婿大拔頡利發石阿失畢率精騎圍逼北庭右驍衛將軍郭虔瓘嬰城固守俄而出兵擒同俄特勒於城下斬之虜因退縮大拔懼不敢歸攜其妻來奔制授左衛大將軍封燕北郡王封其妻爲金山公主賜宅一區奴婢十人馬十匹物千段明年十姓部落左廂咄陸啜右廂五弩失畢五俟斤及子婿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跌跌都督思太等各率其衆相繼

來降前後總萬餘帳令居其河南之舊地授高文簡左衛員外大將軍封遼西郡公跌跌思太爲特進右衛員外大將軍兼跌跌都督樓煩郡公自餘首領封拜賜物各有差默啜女婿阿史得胡祿俄又歸朝授以特進其秋默啜與九姓首領阿思布等戰於磧北九姓大潰人畜多死思布率衆來降四年默啜又北討九姓拔曳固戰於獨樂河拔曳固大敗默啜負勝輕歸而不設備遇拔曳固逆率頡質略於柳林中突出擊默啜斬之便與入蕃使郝靈佺傳默啜首至京師骨咄祿之子闕特勒鳩合舊部殺默啜子小可汗及諸弟並親信略盡立左

賢王默棘連是爲毗伽可汗毗伽以開元四年卽位本蕃號爲小殺性仁友自以得國是闕特勒之功固讓之闕特勒不受遂以爲左賢王專掌兵馬是時奚契丹相率欵塞突騎施蘇祿自立爲可汗突厥部落頗多攜貳及召默啜時衙官瞰欲谷爲謀主初默啜下衙官盡爲闕特勒所殺瞰欲谷以女爲小殺可敦遂免死廢歸落及復用年已七十餘蕃人盡敬伏之俄而降戶阿悉爛踈跌思太等復自河西叛歸初降戶之南也左衛大將軍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盡收其器仗令渡河而蕃人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爲巡邊使蕃人訴無弓矢不得射獵

晦悉給還之故有抗敵之具張知運不設備與降戶戰於青岡嶺大敗臨陣生擒知運擬將送與突厥朔方總管薛訥率兵追討之賊至大斌縣又爲將軍郭知運所擊賊衆大潰散投黑山呼延谷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徇小殺旣得降戶謀欲南入爲寇瞰欲谷曰唐主英武人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猶尚疲羸須且息養三數年始可觀變而舉小殺又欲修築城壁造立寺觀瞰欲谷曰不可突厥人戶寡少不敵中國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強則進兵抄掠弱則

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改變舊俗一朝失利必將爲唐所併且寺觀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武爭強之道不可置也小殺等深然其計八年冬御史大夫王峻爲朔方大總管奏請西徵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蕃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厥衙帳於稽落河上小殺聞之大恐噉欲谷曰拔悉密今在北庭與兩蕃東西相去極遠勢必不合王峻兵馬計亦無能至此必若能來候其臨到卽移衙帳向北三日唐兵糧盡自然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聞命必是先來王峻與張嘉貞不協奏請有所不愜必不敢動若峻兵

馬不來拔悉密獨至卽擊取之勢易爲也拔悉密果臨突厥衙帳而王峻兵及兩蕃不至拔悉密懼而引退突厥欲擊之噉欲谷曰此衆去家千里必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噉欲谷分兵間道先掩北庭因縱卒擊拔悉密之衆盡爲突厥所擒并虜其男女而還噉欲谷廻兵因出赤亭以掠涼州羊馬時楊敬述爲涼州都督遣副將及判官元澄出兵邀擊之噉欲谷曰敬述若守城自固卽與連和若出兵相當卽領軍戰我今乘勝必有功矣敬述下兵至那契丹遇賊元澄令兵士揜臂持滿仍急結其袖會風雪凍裂盡墮弓

矢由是官軍大敗元澄脫身而走敬述坐削除官爵白衣檢校涼州事小殺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衆俄又遣使請和乞與元宗爲子許之仍請尚公主上但厚賜而遣之十三年上將東巡中書令張說謀欲加兵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告成之事忽此徵發豈非名實相乖說曰突厥比雖請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仁而愛人衆爲之用闕特勒驍武善戰所向無前噉欲谷深沉有謀老而益壯李靖徐勣之流也三虜協心動無遺策知我舉國東巡萬一窺邊何以禦之光庭請遣使召其大臣扈從卽突厥不敢不從又亦難爲舉動說然

其言乃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殺與妻及闕特勒噉欲谷等環坐帳中設宴謂振曰吐蕃狗種唐國與之爲婚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突厥前後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袁振曰可汗旣與皇帝爲父子豈合婚姻小殺等曰兩蕃亦蒙賜姓猶得尚公主但依此例有何不可且聞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之所求豈問真假頻請不得亦實羞見諸蕃振許爲奏請小殺乃遣大臣阿史得頡利發入朝貢獻因扈從東巡令仗內馳射扈封畢厚宴賜遣之然卒不許和親自是比年遣大臣入朝吐蕃以書約

同寇邊默棘連不從封上其書帝嘉之詔朔方西受降
城許互市歲賜帛數十萬默棘連死國人共立其子爲
伊然可汗八年卒其弟嗣立爲苾伽骨咄祿可汗明年
遣使來朝獻登俛俄爲其左殺判闕特勒所殺遂立毗
加可汗子又爲骨咄葉護所殺立其弟又殺之葉護乃
自爲可汗天寶初其大部回紇葛邏祿拔悉密並起攻
葉護殺之尊拔悉密之長爲頡跌伊施可汗於是回紇
葛邏祿自爲左右葉護亦遣使者來告國人奉判闕特
勒子爲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爲西殺帝使者
諭令內附烏蘇不聽其下與拔悉密等三部共攻烏蘇

米施米施遁亡其西葉護阿布思及葛臘哆率五千帳
降以葛臘哆爲懷恩王三載拔悉密等殺烏蘇米施傳
首京師獻太廟其弟白眉特勒鶻隴匐立是爲白眉可
汗於是突厥大亂國人推拔悉密酋爲可汗詔朔方節
度使王忠嗣以兵乘其亂抵薩河內山擊其左阿波達
于十一部破之獨其右未下而回紇葛邏祿殺拔悉密
可汗奉回紇骨力裴羅定其國是爲骨咄祿毗伽闕可
汗明年殺白眉可汗傳首獻毗伽可汗妻骨咄祿婆匐
可敦率衆自歸天子御花萼樓宴羣臣賦詩美其事封
可敦爲賓國夫人歲給粉直二十萬始突厥國於後魏

大統時至是滅後或朝貢皆舊部九姓云其地盡入回
紇始其族分國於西者曰西突厥

文獻通考卷第三百四十三



